



吳運鐸著

# 把一切獻給黨

# 把一切獻給黨

吳運鐸 著

工人出版社

1965年·北京

## 內 容 提 要

吳運鐸同志本來是一個煤礦工人。在抗日戰爭時期，他接受了黨的教育，參加了革命部隊，和同志們一起，刻苦鑽研，製造武器，建立兵工廠。他一再冒着生命危險，突擊緊急任務，三次負傷。他始終以頑強的意志和對革命的無限忠誠來戰勝死亡的威脅。當他躺在病床上的時候，也緊張地學習，堅持寫作和科學實驗，充滿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。這本書就是這個普通工人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的真實記錄。第五版文字上作了修改，有的章節進行了改寫。

## 把 一 切 獻 給 黨

吳 運 鐸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張：5 插頁：11 印數：1—100,000（累）4,554,500

1953年7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5月北京第5版第43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907·6

定 價：0.61元

## 目 录

童年	1
劳动的开端	9
在矿井里	19
觉悟	32
我們的工厂	41
入党	54
轉移	61
反“扫蕩”	72
第二次負伤	81
新任务	92
制造枪榴彈	107
拆定时炸彈	117
我們的平射炮	124
第三次負伤	133
永远前进	146

## 童 年

我是在矿山上长大的。

听父亲說，我們老家在湖北，家里穷得連瓦也沒一片。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。父亲从小四处流浪，做过店鋪学徒，做过苦工，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，当一名記賬的小職員，才在这里安下家。

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，矿工們都叫它安源山。山上山下，长滿茂密的树木。山腰上，烟囱林立，日夜噴吐着黑烟，炭粉把青山綠树都染黑了。連綿不断的高山，包圍着这座矿工城。

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。在我童年的心里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。老年人說，那里藏着宝物，誰能得到宝物，誰就得到幸福。也有人說，那里暗无天日，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，人們就不再受穷受苦。听到这些神奇的傳說，我一心想进矿井。虽然母亲不断地嘱咐我說：“煤窑里小孩可不能进去，进去就出不来！”也吓不住我。我像一只初出窠覓食的小鳥，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，恨不得找个机会钻进矿井，把听到的一切都弄个明白。

离家門口不远的直井旁，煤車一溜溜地从井口运到洗煤厂。我喜欢学工人們的样子推煤車，弄得滿身大汗；有时趁工人不注意，钻进了空煤車，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。我羡慕刷洗烟囱的工人們的勇敢，也想冒险嘗試一下，挽

着烟囱上的铁环，一步一步地向上爬，弄得滿臉煤灰，挂破了衣服。只是，每次溜近煤窑口，都被大人赶回来。……

有一天，父亲买了一只鴨子，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。哥哥說鴨子会浮水，不沉底。难道真有这种怪事？趁着母亲沒看見，我悄悄地解开绳子，抱起鴨子，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的广场上，钻过了栏杆，把鴨子丢进噴水池里。

噴水池是洋灰砌的，池里都是发电厂排出的热水。水流涌过粗大的铁管，噴到半空，又倒泄下来，发出悶雷一样的响声，鴨子在池里吓得乱窜。父亲不問情由，就把我拖回家去，打了一頓。第二天，拿来一个新书包，一本新书，把我叫到跟前說：

“你在家调皮总算佻够了，今年六岁啦，該上学了，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书去！”

讀書本来是好事。哥哥們都上了小学，我一直很羡慕。誰知父亲偏不让我跟哥哥們一起。父亲对我說：“得找个厉害先生管管你！”既然算是一种“惩罚”，这个“上学”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

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！母亲給我换了新衣服，用手帕包了一对蜡烛三支香，还拜托邻家的張大媽送我去后山上学。

胡老先生一看来新学生，馬上换了一件长衫，端端正正坐在上首。墙上貼着一張大紅紙，写着“天地君亲师”。張大媽忙着点蜡焚香，吩咐我：

“快拜老师！快磕头！”

“又不过年，干嘛磕头呀？”

張大媽不回答，硬按着我磕了三个头。

在这里讀書很枯燥。整天念的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意思一点不明白，先生也从不解釋。你要問他，他就瞪眼。

每天我路过煤窑直井，听见圍牆里的嗡嗡声，就不由地放慢了脚步。脑子里时刻想：机器是什么样子？它为什么这样叫唤？……应该去看看！

一天，我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，一出家門，跑上后山，把书包挂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，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圍牆門口，背着警察，溜了进去。

随着机器的响声，輕手輕脚走进了打風房。那龐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，巨大的飞輪飞快地旋轉着，白光閃閃。这龐然大物，不息地旋轉，发出隆隆的吼叫。真叫人害怕。說什么好呢？可是一見机器就叫人走不开了。我走近圍着机器的銅栏杆，两眼盯着机器出神。

背后有粗大的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
“小家伙，你跑来干什么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个司机工人何叔叔，笑嘻嘻地站在那里。

“叔叔，那个推机器的人，躲在哪里？”

他用棉紗擦了一下油手，摸着我的头問道：

“什么推机器？”

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說：

“你这小傻瓜，这哪里是人推的，是汽，懂嗎？”

也許不忍叫我失望，他又安慰我說：

“不要緊，長大了你就會明白的。要人推還算什麼機器！機器是人造的，你要它怎麼着，它就怎麼着。”

從那時候起，我覺得世界上最奧妙東西就是機器了。它不吃飯，也不休息，老是轟轟隆隆地忙碌着。可是最了不起的還是工人，他能让機器聽話，還能造機器！做一個管機器的工人——這就是我的第一個夢想。

我再不願坐在冰冷的書房里，讀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的書本了。每天早晨，照例把書包掛到樹枝上，到處跑個夠，天黑才回家。機器佔據了我整個的心，甚至夜里做夢也全是機器。這個秘密很快被母親發覺了，她又托張大媽送我到胡老先生那裏去。

“你這些天幹什麼去了？”先生問我。

“看機器去了。”

“我叫你去！我叫你去！”

他一手死死擰着我的耳朵，掙也掙不脫，疼得我抱住先生的大腿直轉圈子。

“看機器有什麼不好？偏要擰耳朵！”我想。

晚上回家，父親問：

“你的耳朵怎麼啦？”

“老師擰的！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逃學！”母親在旁邊說。

“看機器去了，不是逃學。”我覺得母親不公平。



“咳！你逃学去看机器，擰耳朵不冤枉！”父亲說。

这一夜，耳朵疼的要命，母亲用凉手巾給我捂着。我側着身子睡，真想大喊大叫。到底还是咬咬牙，忍住了。

第二天，父亲領着我，去找胡老先生。

“胡老师，我这孩子太佻皮，你要好好管教他。不过，擰耳朵要两只都擰，擰完那个，再擰这个。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，多难看！”

“好吧，叫他明天別来就算了！”先生冷冰冰地板着脸孔，不教我了。

就这样，我离开了私塾。学校半路也进不去。母亲常为这事发愁：

“你这样下去，怎么是好啊！”

“不要紧，媽媽。将来我要当工人，造机器，开机器！”

我跑遍了整个矿山。电車厂，煤車厂，发电厂，打風房，鍋炉房，升降机房，都是我經常拜訪的地方。我成天在車間里混，常常連飯也顾不得回去吃。

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，是修理厂的老車工，我再三請求他帶我去玩。他說：

“你听話不听話？”

“帶我去吧，一定听話！”

我們走进了修理厂。几百部加工机械——車床，刨床，钻床，許多特別的工作母机，都整齐地排列着。头頂上的起重机，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。这里修理全矿山的机器，也制造机器。这里的机器和我以前看見过的完全不同，以

前看見過的打風機、發電機，我都不太了解它們為什麼要那樣旋轉。可是這裡的刨床、旋床，卻能夠看見它們工作的結果。成塊的鋼料卡在床子上，機器一動，一剝一層皮，就變成了光亮亮的機件。在鍛造間里，起重機從爐里拖出通紅的鋼鐵，送到了蒸汽錘的铁砧上，汽錘猛烈地打擊大鐵塊，火花四射，光彩奪目，比烟火還美。在工人手里，不管多堅硬的鋼鐵，都變得非常馴服。什麼時候能像他們一樣，站在車床旁邊干活呢？我真盼望快長大，做個工人！

在那一邊，工人們拿着鋼的工具刀，在旋轉的砂輪上一碰，便噴射出五彩的火花，刀子立時鋒利無比。我想起前幾天為了造玩具槍，把廚房里的菜刀砍壞了，惹得母親天天埋怨。這回可好了，把菜刀拿來磨快，讓母親喜歡喜歡。

第二天，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，進了車間。趁大家不注意，拿出菜刀就往砂輪上碰，不料火花一閃，菜刀脫手飛出，幾乎砍在腳上，右手震得發木，瞪着眼直發楞。

毛師傅發覺了，馬上走過來拾起菜刀，替我磨好，責備我說：

“你再亂動手，就不許你來了。這是好玩的嗎？”

他看見我那傷心的樣子，又和氣地摸着我的頭說：

“孩子，你還小哩！……”

我非常尊敬毛師傅。心想：像毛師傅那樣的人，都是些特別的人，機器不敢不聽他們的話。什麼時候我才能學到他們那樣的本事呢？

跟工人們混熟了，他們送我一些小錘、小凿子、小銼刀，

我很爱这些礼物，心想，他们送我这些东西，就是要我也锻炼成像他们一样的人。

到秋天，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，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，念“大狗叫小狗跳”。但是心里老记挂着机器，放了学，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。

这学校是教会办的。早晨的第一课，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。许多孩子受不了，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，祷告一开始，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；等上课钟响了，再爬进来。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。日子一长，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，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，堵着洞口，每人给了五板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。

大考结束后，成绩单送到家里。哥哥们都升了级，我的功课不好，留级一年。

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。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：

“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？”

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，在我面前摆来摆去。他们一走过来，我就闭上眼睛。可是心里难过，觉得丢人。

这年冬天，我约束自己，整天在家里复习功课。虽然还是想念车间，到底没出过家门。

第二年，我升级了，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。二年级大考，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。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。

但是，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。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，拾来一些碎铁片、洋钉和铁丝，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。

我把树枝切断，卡在罐头盒口上，两头钉上小洋钉，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，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。

我跑到一个水池旁，肚子伏在栏杆上，把小桶投进水里，可是它不肯下沉，我猛地向前一扑，想趁势打上水来，谁知两脚腾空，一头栽进池里去了。我刚张口叫喊，一股水灌进了肚子，一喘气，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，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。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，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，说有冤魂附体。

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，一手顶着肚子，一手按头，控出许多黄水。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就送我回家。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。

夏天，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小孩子洗澡，我心里又痒痒起来。想下去，怕再挨淹。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楞楞地站在那里。

“下来吧！”小仇两手在水里扒了一下，向我招呼。

“我不会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我教你！”

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，激起一团团水花。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，连忙脱了衣服，下到水里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。我使劲地打水，一高兴忘记了危险，脚一滑，落进了深水地方。我两手一使劲，划出了水面，刚一冒头，又沉下去了。小仇脸也吓白了，急忙爬上岸，抱一根粗树干，推到池里，我一冒头，抓住了树干，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。

从这以后，我天天到池子里去，到底学会浮水了。

## 劳动的开端

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三十多年前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。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，教育工人群众，发展党的组织。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，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。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，职工子弟不用花钱，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。

一九二五年，我整整十岁，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，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，担任宣传员。

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，背后靠山，前面是大广场。礼堂正面悬着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的大标语，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采球。每天下课后，我们背着洋鼓洋号，到广场上吹打。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、听讲演。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，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。

这年九月，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，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。工人们赶来抢救，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，有两个工人当场牺牲了。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，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：

“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反动軍官答不上來，只反問一句：

“你還敢打倒帝國主義嗎？”

“打倒帝國主義！”

敵人用盡威嚇利誘的手段，逼他供出黨組織的活動，又問他誰是共產黨員。黃靜源冷笑着回答：

“閉起眼睛一個沒有，睜開眼睛到處都是！你們能殺死我一個，殺不盡全中國人民！”

敵人在工人俱樂部前面的廣場上，把黃靜源殺害了。他臨死前還高呼：

“中國共產黨萬歲！”

當天晚上，礦工們冒着生命危險，搶出烈士的遺體，連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。還在他就義的地方埋下一根樹樁，作為標記。並且在長沙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。

不久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了。一九二六年夏天，北伐軍從廣東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後，安源煤礦總工會公開出現了，八方井煤窰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樓，牌樓上寫着“也有今天”！礦工們拔掉了早年在廣場上埋下的樹樁，豎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，上面寫着：“黃靜源烈士就義處”。周圍的欄杆上掛滿了花圈。安源煤礦工人成立武裝糾察隊，參加了革命戰爭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，蔣介石反動集團叛變了革命。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開到安源，瘋狂地屠殺人民。安源煤礦變成了一座屠場，每隔三兩天，就見敵人綁着一批人在工人俱樂部前面的草坪上槍殺了。革命者的鮮血染紅了廣場上的

黃土和綠草。

最使人不能忘記的，是安源礦工武裝領袖楊士杰和株萍鐵路工會主任朱少連的被害。朱少連在就義前還給他岳母寫信說：

“不要傷心，革命一定要勝利！”

楊士杰被敵人拷打了七晝夜。敵人用燒紅的鐵釘，釘住他的四肢和胸口，他還忍痛高喊：

“蔣介石你瞧吧！將來一定有人來收拾你！”

革命的疾風暴雨過去了，那血的記憶卻永遠不能從我幼年的心裡抹去。

國民黨反動派占領萍鄉以後，學校停辦，我就失學了。接着，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絕境。

父親平時省吃儉用，攢下幾個工錢，全存在萍礦銀行里。同事和朋友們勸他在湖北老家買點田，置幾間房屋，給晚年留個落腳的地方。但是父親不要田地，也不要房屋，只想讓孩子們念些書，學些本事，把他們培養成人。

父親的夢想完全破滅了。

在敵人暗無天日的統治下，煤礦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頓狀態。銀行一倒閉，父親一輩子的血汗錢都白扔了。礦上又趁機濫印“礦票”，市面上誰也不收，工人拿着廢紙買不着東西，只好用它當手紙。

我們兄妹七個只會張口等吃，這對父親是個很沉重的負擔。家裡生活越過越苦，開頭還有點稀的喝，後來連稀的也難喝上口。家具賣完了賣衣服，衣服賣完了賣破爛。要米

錢，要油鹽錢的債主們，成天找上門來，坐着不走。

父親看着一家人挨餓，只是嘆氣。有時弄到一點吃的，家里人口多，也不夠吃。弟弟妹妹圍着母親直嚷。母親含着眼淚說：

“好孩子，讓爸爸吃飽，好出去掙錢。”

父親把稀菜粥還給了母親說：

“先給孩子們吃吧。”

父親捧著頭坐在桌子旁邊，落下辛酸的眼淚。

母親低聲下氣地應付那些催命債主，還要哄孩子們。大哥被送進萍礦醫院學醫，那里管吃不給錢。二哥急得沒法，餓著肚子跑到大街上，擠在人堆里聽大鼓書。

這一年，我十二歲，看見家里這樣子，心里像油煎一樣。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餓，我要靠勞動解除飢餓的威脅。

萍鄉煤礦四面環繞著高山，在礦區東北的深山叢林里，豐富的煤藏快接近地面。人工開采的小煤窯，星星點點地散布在這深山里。

土窯完全靠人工采煤。窯主們隨便挑個地方，挖一個斜洞，就算是煤窯，工人出進連腰也伸不直，像狗一樣爬進去挖煤，又像狗一樣把煤從窯里拖出來。窯頂常常倒塌，壓死人。窯主害怕工人不下窯，在洞口擺個泥菩薩，掛上一塊寫著“確保平安”的木牌，天天燒香上供，迷糊工人。

從山里往外運煤，也同樣靠人工，挑腳的把煤一担一担地送到車站。許多窮孩子都去挑腳，賣力掙錢，我也打算挑煤去。



我去找从小在一起玩的小赵商量，想叫他带我去。小赵歪着脑袋，把我左看右看，笑了笑说：

“得了吧！你也挑得动煤？像个瘦猴子，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了！”

“我的力气大得很，不信，咱俩比比看！”

“比什么！你要去就去吧，明天早点起来。”

“今晚不睡也可以，明天我去找你！”

要挑煤半夜就得动身。家里没有灯笼，我跑到电机房，找了些用过的油棉纱，在机器上擦了点机器油，绑在木头棍子上，准备点着照路。

母亲知道我要去挑煤，心里不忍，可是又不愿意眼看着孩子挨饿，只是不声不响地爬起来，送我到门口外面。我约上小赵，匆匆忙忙走了。

我们爬过几座山，穿过几处树林，赶到了挑煤的地方。哪知来的太早，小煤窑办事的地方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两扇门关得紧紧的，里面的人都在睡觉，也没有灯光。只有窑口上泥菩萨面前的残香，闪着微弱的火星。

屋檐底下有两张方桌，是窑上开票记账用的，我看天不亮，就睡在桌上。睡的正香，忽然向下一跌，好像掉进一个无底洞，摔得浑身疼。原来桌子被人抽掉，矿上的办事人来开磅称煤了。

我爬起来揉揉胳膊，心想：出门做工真不容易，穷人到哪里都要受欺侮。

我很想多挑一些，试了试，挑不动，又去掉一点。矿上